

巴以冲突中的以色列的安全战略

刘智勇

内容提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为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战略利益,克林顿政府和继任的布什政府都采取积极的中东政策,推进以巴以和解为主题的中东和平进程,但是收效甚微。迄今为止,巴以和谈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了解和把握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诉求,无疑有助于对巴以未来局势的思考。

关键词 以色列 安全 国际关系

综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巴以和平出现的僵局,究其原因,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巴激进组织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态度和恐怖袭击活动所致,但深层次原因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强硬路线导致巴以冲突不断,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以色列在巴以争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政策,不仅是巴以长期积怨的结果,而且是在涉及自身安全诸多问题上的更深层次考虑所致。这些问题包括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领土与边界问题、安全合作机制问题、水资源分配与使用问题等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以求把握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诉求,增进我们对巴以未来局势的思考。

耶路撒冷归属问题

以色列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夺取了耶路撒冷西部的新城,以色列议会于 1950 年 1 月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的首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又夺取了东耶路撒冷(老城),将整个耶路撒冷就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80 年 3 月贝京政府批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的法案。时至今日,耶路撒冷问题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最敏感、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巴以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进行了长期谈判协商,但是至

今没有妥善解决方案。以色列领导人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历来持强硬的态度,内塔尼亚胡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宣布,反对分裂耶路撒冷而保证其成为以色列永恒的首都。巴拉克在大选前宣传自己的“四不”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不分割作为永恒性首都的耶路撒冷。沙龙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文章,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和平的六条底线”,第一点就是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问题不容谈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表明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国家的重要意义:

首先,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寄托和民族复兴的中心。对以色列而言,耶路撒冷起着维系犹太人精神安全,促进犹太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其次,占有东耶路撒冷是实现以色列最大程度占有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举措。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和犹太教正统派认为,从宗教上看,约旦河西岸即被犹太人称之为撒马利亚和犹地亚的地区,是上帝许给古希伯来人的土地;从地理上看,这里又是古以色列王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当今的以色列国家在此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利。以贝京为代表的该派势力主张永久性吞并被占领土,尤其是西岸,实行“大以色列”蓝图。自 1967 年 6 月 27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兼并东耶路撒冷的法律后,以政府开始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土地兴建多处大规模犹太人居住

区。截止 1995 年底,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兴建了 10 处大型犹太人住宅区,为犹太人建造了 44587 套住宅,安置了约 17 万犹太人。内塔尼亚胡政府执政期间批准了更多的犹太社区建设工程,2000 年底,东耶路撒冷原约旦控制区内已经形成了 15 处大型犹太人居住区,其中著名的哈尔霍马工程的 6500 套住宅正在或准备修建。哈尔霍马工程一旦完工,将隔断耶路撒冷与希伯伦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大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成分。¹

再次,可以延缓和阻挠巴勒斯坦建国。就目前所能掌握的以色列政府对耶路撒冷主权所做的最大让步是巴拉克政府于 2000 年 7 月在戴维营谈判期间的表态,即巴勒斯坦可以在不对耶路撒冷实施地理分割的基础上同以色列分享耶路撒冷的主权,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建立巴勒斯坦市政机构,巴勒斯坦方面可以拥有东耶路撒冷郊区的主权,可以在阿克萨清真寺悬挂巴勒斯坦旗帜,有权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④这个表态名义上承认巴勒斯坦可以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但实际上巴勒斯坦对耶路撒冷真正拥有主权的部分只局限在耶路撒冷的郊区,以色列不会放弃对耶路撒冷主城的主权。

以色列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立场和做法自然会造成巴以矛盾的激化,例如,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哈尔霍马计划,巴勒斯坦中断了与以色列的谈判。之后,哈马斯先后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发起自杀性爆炸行动,造成了多人伤亡。作为对恐怖事件的反击,以色列不仅关闭了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的所有通道,而且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封锁,拒绝执行《奥斯陆协议》中规定的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移交税款和增值税支付。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指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后,由于恐怖活动和战争而流落他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四)。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和 1967 年“六日战争”是形成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初步统计,两次战争前后直接造成了大约有 70 多万和 50 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后者包括了 40 多万巴勒斯坦人。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连年动荡,加上难民的自然繁衍等因素,现在巴勒斯坦难民的 actual 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主要分布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周围阿拉伯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其中,生存和生活条件最为恶劣的要算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难民营中的 300 多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固

定工作,靠救济生活。在愈演愈烈的巴以冲突中,他们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在阿以冲突的诸多矛盾中,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一个症结。它既是阿以矛盾的产物,也是阿以矛盾持续至今的重要原因。1991 年 10 月中东和会举行后,难民问题成为中东和谈多边会议的重要内容。2001 年 2 月,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就任以总理后,坚持以色列绝不“承认”在难民问题上负有责任,不承认难民有回归的“权利”,不同意难民回到现在属于“以色列”的领土。2001 年戴维营会谈期间,以色列认为难民问题的责任应该由多方面来承担,因而只承认 1948 年有 15 万难民离开巴勒斯坦,但其中约 10 万人已经死亡,其余的 5 万人要根据不同情况决定其归属问题。

长期以来,以色列拒绝承担巴勒斯坦难民的责任,拒绝巴勒斯坦难民有自由回归的权力,其中不仅有自然和历史原因、经济原因,而且更主要的还有安全因素上的考虑,如果允许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将直接威胁其安全。以色列现在的总人口约 600 万,其中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有约 120 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20%。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以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自居。以色列一直担心国内阿拉伯人口的过快增长。按一些以色列学者的预测,国内阿拉伯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犹太人口的出生率,按现在的比例,到 2020 年,以境内阿拉伯人口的比例将提高到 25%^{1/4},如果允许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那么,犹太人口将很快成为国内的少数。在长期的阿以对抗中,以色列对境内的阿拉伯人一直怀有戒心,把他们视为对以色列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第五纵队”。

在戴维营会谈期间,巴勒斯坦坚持认为,以色列应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应根据联合国 194 号决定,要求难民自由选择回归并定居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以色列控制区、阿拉法特还提交了一项在此后三年里以色列和巴自治区安置 36 万黎巴嫩难民的计划。以色列反对该计划,并提出巴勒斯坦地区每年只允许 2 万难民进入的意见。

目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已从最初的如何安置战争逃亡者发展为阿、以之间政治、经济、民族自决、领土主权等全面冲突中重要一环。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难民是中东地区生存和生活条件最恶劣的社会群体。不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中东和平进程就难以有根本的保证。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犹太人定居点”特指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

色列在原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原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建立的定居点。尽管以色列官方和民间在犹太定居点数量的认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一项研究成果似乎表明:截止2000年底,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定居点总数为180个,其中西岸的“注册定居点”为139个,“非法定居点”为25个,加沙地带的定居点数量在巴以双方签署的撤军协议幅图上为16个,在巴勒斯坦控制区内形成大小不同的4个飞地,定居者总数已达203067人。为安置各类定居者,以色列共在西岸和加沙修建了约5万套住房。^{1/2}

以色列强行在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遭到了国际社会甚至是战略盟友美国的强烈反对。然而,以色列一再扩建犹太人定居点,除此以吸纳移民促进以色列社会经济发展的考虑外,还有安全战略上的思考:第一,吸纳移民,构建以色列犹太人主体民族,使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进一步增强;第二,为借在巴以最终地位谈判开始之前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来打消巴勒斯坦人收回西岸战略要地的念头,并为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国首都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以色列政府把设立新建定居点作为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措施。第三,通过修建定居点,抢占战略要地,构建战略纵深,保障国家安全。目前,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与巴勒斯坦进行的最大争论在于约旦河谷“安全定居点”的问题上。这些定居点大部分是根据工党政府1967年确定的占领政策而建立的,现有定居点约20个,定居者共5000人,其中一个是有2000人口的中心镇。维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谷的控制一直是以色列历届政府从不动摇的立场。

巴以争端的实质是被占领土的归属问题。“土地换和平”是以巴和平进程的前提,在巴以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犹太人定居点的去留和去留的幅度,将是和平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根据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以及2000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戴维营就巴勒斯坦永久地位举行会谈中都规定了巴勒斯坦建国时间,但巴勒斯坦已两次推迟了在预定时间建国的目标。目前,巴勒斯坦何时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主权独立的国家成为巴、以和谈中最不确定的因素。

时至今日,虽然大多数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反对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以色列各党

派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即便是对巴以和平进程持最积极态度的团体和个人,仍坚持如下立场:第一,巴勒斯坦不能拥有军队,只能维持由轻武器武装的警察力量。第二,由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谷“安全带”必须存在,至少要维持到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完全消除。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巴勒斯坦同约旦之间只能有“通道”,而不能形成“全线边界”。第三,巴勒斯坦不能拥有同其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或接受外来军事援助的权利。第四,以色列要保留在巴勒斯坦领空的自由飞行权和领水的自由航空权,即保留对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外部安全控制。

上述四点要求突出反映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国建立后为保障自身安全而在军事上提出的绝对诉求。不难分析出,这些要求明显受到了目前阿以复杂关系和以色列战略防御态势局限性的影响。截至目前,尚有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没有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同时受中东复杂局势变化的影响,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没有保障,这种状况即使在巴勒斯坦建国后也将长期存在,而巴勒斯坦一些遗留问题极有可能酿成阿以再次冲突的原因,在此地区安全形势下,以色列必须拥有军事上的决定控制权。另外,巴以之间领土相互交错,以色列地形狭长,无战略纵深可言,所以必须对巴勒斯坦实施军事上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像约旦河谷地这样对以色列安全直接产生威胁的战略要地。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2000年7月3日阿拉法特宣布,不管巴以谈判的结果如何,在当年的9月13日过渡阶段结束时要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时,巴拉克总理针锋相对声明如果巴方单独建国,以色列将永久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原因了。

领土与边界问题

未来巴勒斯坦国拥有的土地面积是巴以双方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制约着巴勒斯坦建国的关键问题。以色列对未来巴勒斯坦国家领土与边界划分的考虑,可以在几次巴以签订的协议中体现出来。

1994年5月4日巴以双方签署《加沙-杰里科协议》,实现了阿拉伯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带和地理位置孤立的杰里科地区的领土移交。1995年9月28日双方又签署《西岸和加沙地带过渡协议》,以色列最终明确了向巴勒斯坦移交领土的大致范围,即“到重新部署阶段结束时,除规定要由永久地位谈判解决的地方(定居点和军事设施等),巴勒斯坦人将对西岸大部分地区行使地域管辖权。”

这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将巴勒斯坦领土全部交出。此外,作为一种临时安排,双方约定将巴勒斯坦领土分为三部分:A区(限于巴勒斯坦主要城市。巴勒斯坦方面对内部安全、公共秩序和民事管理负全部责任);B区(限于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村镇。巴勒斯坦方面享有民事权利、负责维护公共秩序,以色列负责区域内以色列公民的安全);C区(限于约旦河西岸的非人口密集区、犹太定居点和战略要地。以色列负责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巴勒斯坦方面只承担与土地无关的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民事责权)。

1996年11月至年底,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方面移交了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拉马拉、卡勒基利耶和伯利恒地区。1997年1月17日,以色列又根据《希伯伦协议》撤出了希伯伦大部分地区,从而基本上完成了主要巴勒斯坦城市的移交工作。至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全部(A区)或部分(B区)控制了约旦河西岸领土的27%。1998年10月23日以色列根据《怀伊协定》,又向巴勒斯坦移交了13%的领土,但移交工作因局势恶化而被迫中断,实际只移交了2%。2000年3月21日,以色列最终完成了《怀伊协定》剩余部分领土的移交。至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土地的40%,面积约为2350平方公里,其中完全控制区(A区)占18.2%,部分控制区(B区)占21.8%,生活在自治区内的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部人口的98%³⁴。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区约占70%。但以色列仍然控制着加沙边缘地带和北部、中部、南部的定居点群落,并设有几个军事基地。加沙外海水面对外通道,特别是通往埃及的拉法海关地区,仍由以军严格控制。上述地区呈点状分布,并未连成一体,可大致分为耶路撒冷以北地区、耶路撒冷以南地区、杰里科地区和加沙地区。1999年10月以色列根据《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开通了连接加沙和西岸的两条通道,但掌握了通道的控制权,巴勒斯坦自治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截至目前,以色列在巴以领土与边界划分问题上所做出的公开最大的承诺是工党巴拉克政府的表态。最终地位谈判以来,巴拉克政府在多次会谈中亮明态度,同意以色列先把66%的土地移交给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另外14%的土地待时机成熟后再移交,余下的20%永久并归以色列。这个比例比内塔尼亚胡的底线高出20多个百分点,与拉宾和佩雷斯的承诺非常接近^⑧。在戴维营谈判期间,巴拉克政府再次让步,同意先撤出80%的西岸土地,另外的12%留待日后谈判来决定其前途,其余8%归

以色列主权管辖;必要时以色列完全放弃加沙;同意巴控制区直达约旦边界,包括约旦河桥上的过境通道。戴维营谈判失败后,同时在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压力下,巴拉克政府外交部长本·阿明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亮出了领土划分的底牌:以色列最终准备将约旦河西岸95%的土地移交给巴勒斯坦人⁽⁴⁾,但是以色列不可能让巴勒斯坦人控制同约旦的边界,也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有向以色列关闭领空和领海的法律依据。

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得不到尊重,导致完全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国家无法建立,这势必造成巴、以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和阿、以矛盾势必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和民众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

安全合作机制问题

巴以之间的安全安排问题既复杂又艰难,实质上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单方面限制问题。自从巴以和平进程启动后,双方在历次签署的协议中都对安全问题作出了详尽规定,但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对巴以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巴以双方在历次会谈中围绕以军撤出被占领土后如何保障以色列定居点民众安全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93年巴以签署《华盛顿宣言》,巴以双方同意在“过渡期”内由以色列继续承担国际边界和连接埃及、约旦通道的防卫,以色列将继续承担保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以色列定居点以及保证道路畅通的安全责任。1994年巴以签署《加沙-杰里科协议》,规定这两个地区的内部安全由双方分别承担,以色列继续向以色列人和定居点提供安全保障,巴方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和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安全。1995年巴以签订关于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过渡性协议,在其附件中规定:在第一阶段,以色列国防军将从约旦河西岸人口稠密地区撤出,协议把约旦河西岸分成3类不同地区,在内部安全与公共秩序问题上作出了6种不同的安排:A区,包括杰宁、纳布卢斯等以军撤出的6个城市,以及希伯伦市(不包括旧城、犹太区以及阿尔巴镇同始祖墓相连的地区);B区,为约旦河西岸占巴勒斯坦人口68%的巴勒斯坦地区,巴方承担维持公共秩序的责任,以方负责保护以色列公民和遏制恐怖活动。将在25个村镇建立25个巴勒斯坦警察局,巴勒斯坦警察的调动必须与以方协调并获得批准;C区,约旦河西岸非人口稠密区,对以色列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以及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负责维护安全与公共事务之全责。附件第4条还对以色列军队撤走后巴方管辖区内如何建

立维护内部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具体规定。1997年巴以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对希伯伦地区的安全作了安排。1998年巴以签署《怀河备忘录》又就巴以双方履行在安全方面的责任、双方安全合作等问题进一步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上述协议表明了以色列在巴以安全谈判中的出发点：一方面希望通过谈判控制和约束巴方的作为警察存在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希望巴方能控制反以的暴力行动。这样的出发点体现了以当局在确保被占领土以色列公民人身安全问题上的考虑：以色列极其重视被占领土以色列公民的人身安全；对巴勒斯坦警察的人数、人员、武器装备等有多重限制，则反映出以方对巴勒斯坦警察的担忧：唯恐在抵抗运动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全部以警察身份出现于巴方管辖区，同时也唯恐巴勒斯坦警察会壮大成为能够与以色列军队正规作战的武装力量；引入美巴以三方合作机制，借助美国力量打击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人员。

很明显，上述协议中尤其是《怀河备忘录》所约定的巴以安全合作机制更多体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特点。它特别强调美以对巴方的要求和监督，而对以方如何确保巴方的安全以及美方如何在这面对以方进行监督则几乎没有提及。

水资源分配和使用问题

巴勒斯坦地区是淡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这里的淡水资源主要来自约旦河流域。围绕约旦河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问题巴以之间举行过多次谈判。1995年9月24日，巴、以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过渡协议》，协议中“原则”部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对约旦河西岸水权利。1997年5月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最终秘密解决方案”，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完全控制在以色列掌握之下。时至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过渡协议》中所规定的项目真正付诸实施寥寥无几。

目前，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使用约旦河水资源方面存在的现状，一方面是以色列控制了约旦河水大部分的绝对使用权。以色列利用着约旦河流域水资源的绝大部分：每年实际利用7.22亿立方米，而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三国全部加起来也每年只能利用5.3亿立方米（叙利亚1.8亿立方米、约旦3.2亿立方米、巴勒斯坦0.3亿立方米），黎巴嫩甚至连1立方米的水也无法利用。另一

方面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使用约旦河水的权力被限制，导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水消费水平特别低下，表现出水量少、水价高的特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领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该地区巴勒斯坦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以色列在约旦河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采取的强硬立场和行为，反映出水资源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中的绝对地位。以色列对约旦河水资源的大幅度占有和使用，损害了巴勒斯坦等国家对于约旦河水的使用，是阿以矛盾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被占领土水资源问题，是巴、以深入和谈中的最大障碍，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更是政治问题。从长远看，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东和平的政治问题也就无法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约旦国王侯赛因在1990年7月说过：“未来同以色列开战的原因只有一个——约旦河水。”^①以色列前水委员会主任梅厄·本·梅厄说：“如果该地区人民不能就水匮乏问题商讨（出）共同的解决办法，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②

以上分析表明，巴以在涉及自身的诸多安全和利益上的分歧和斗争是目前巴以争端和冲突中的核心问题，是巴以无法回避且中东和平进程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由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使有关矛盾的化解举步维艰，但是通过对以色列在上述核心问题上所进行的安全战略思考的分析，我们至少会切实了解以色列在“安全”这一被视为核心问题上的思考与关注，对巴以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符合规律性的解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做出有利于我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抉择。

^① Rassem Khamaisi, “Setting the Land: A Pattern in Domination”,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VII, No. 3 & 4, p. 83.

^② Lamia Lahoud, “Palestinians Propose Sharing Sovereignty Over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21, 2000, p. 1.

④ ⑦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307、351—352、260、262页。

^④ Jerusalem Report, January 3, 2000, p. 11.

⑧ Leslie Susser, “The Carrot of Statehood”, The Jerusalem Report, June 5, 2000, p. 19.

⑨ ⑩ 朱和涛：《中东为水而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54、311、317页。

作者简介：刘智勇，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责任编辑：姜守明〕